

野人姜人

2

作者 张弦



2001年武侠新作系列⑤

野人美人

张 珏 著

[2]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人美人/张玘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1.4.

ISBN7-80595-513-1/I·219

I.野……II.张……III.长篇小说,武侠小说——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59595 号

责任编辑:奇 英

封面设计:魏 峰

2001 年武侠新作系列⑤

野 人 美 人(2)

作者 张 玘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呼市新华厂印刷 印数 3000 册

开本 850×1168 大 32 开 26 印张 字数 36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595-513-1/I·219

定价:46.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内容简介

十七年后，天神堂泣血神君一伙的漏网之鱼简风流用重金买天下第一杀手追风三煞杀觉远大师，并上神农山望月宫刺杀楚玉红。

十七年，当年的仇怨双方都有子女长大成人，而且皆有一身不俗的武功。泣血神君的孙女上官浣儿比武招亲，与楚玉红的儿子龙晓飞一见钟情，其后又在江湖中同甘共苦，但却隐瞒了身份，等众人杀到伏虎山庄时才现出真面目，将众人围了起来。可是，到了简风流真要杀神农野人一伙时，上官浣儿对龙晓飞的爱又使她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艳举，而简风流和追风三煞带人将神龙野人一伙追入绝境时，曾被追风三煞所逼死的觉远大师却“死而复活”，出面救了神农野人一伙，但觉远大师也死于混战之中。

小侠晋阳又被简风流抓住，问斩之时，一个疯女人扑来认子，结果这晋阳竟是简风流之私生子。而楚玉红被打散后，在一山洞里看见儿子和司徒艳在一起，更是大惊，因两人是异母同父的兄妹，论不得婚嫁的。偏偏二人相爱已深！这时，盗帮帮主之子正在用色情引诱楚玉红的丫环红杏，去神农山望月宫盗取藏有神功秘笈的绿玉雕扇，而楚玉红早已用“练秘笈中的神功不能近女色”在督促龙晓飞练功。晋阳和浣儿找来了。四个少年男女缠夹不清，闹了很多情爱笑话。而龙振云死于打斗，使楚玉红说出了龙晓飞是司徒鸿的儿子这个事实，在司徒鸿的帮助下，龙晓飞练成“鲲鹏神功”，惩恶除奸，大获全胜。

而他的母亲楚玉红，则将望月宫改为望月庵，远离了江湖……

目 录

第十八章	荡平乾坤	(411)
第十九章	追风三煞	(468)
第二十章	杀机再现	(481)
第二十一章	少年英豪	(499)
第二十二章	红颜为君	(518)
第二十三章	游戏人间	(534)
第二十四章	扬善除魔	(550)
第二十五章	伏虎山庄	(573)
第二十六章	少女情深	(584)
第二十七章	小侠落难	(601)
第二十八章	死中求生	(618)
第二十九章	如此身世	(636)
第三十章	激战古塔	(651)
第三十一章	鲲鹏神功	(668)

第三十二章	爱到深处	(685)
第三十三章	情痴人痴	(700)
第三十四章	江湖之路	(721)
第三十五章	诛杀魔凶	(739)
第三十六章	孟尝诡计	(757)
第三十七章	爱情真谛	(774)
第三十八章	险象环生	(790)
第三十九章	善恶有报	(805)

第十八章 荡平乾坤

司徒鸿一直奔出庄外，奔到白天和美鱼儿同在的那棵巨松下。
雨在下，风更劲。

司徒鸿已完全浸在雨水中。唯有这样，他才能稍稍舒服一些。
现在，他心中的激情、欲火全部化为乌有，只有深深的悔恨。
在漆黑的夜里，他像石雕般地站立着，眼神已全然涣散。

一切都是阴谋！而他是这场阴谋的受害者。而这一切，他又如何告诉美鱼儿？

在揪心的愧痛中，他不停地呓语着：“鱼儿，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

他屹立在风雨中，心中数不尽的凄寂、忧伤和绝望。

现在自己做出了这种丑事，怎么还有脸回太平庄；怎么还有脸去见美鱼儿？

可是，他又能去哪里？练“龙凤呈祥！”离不开美鱼儿！破天神堂，找泣血神君复仇也离不开美鱼儿！

他的心同样离不开美鱼儿！

难道只有回庄，只有将这一切如实告诉她吗？

他感到自己的心已落入一个令人畏惧的，惶恐而深邃的深渊里。
他默默地抹去脸上的雨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良久，他稍稍有一点平静和安详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他突然下了决心。

他决定什么也不说,立即回到庄里,然后带着美鱼儿,离开这个事非之地,离开并不太平的“太平庄”。

主意已定,他打起精神,迎着凉冷的风雨,向庄里奔去。

一、二里路的脚程,对司徒鸿而言,只是转瞬之间的事。他就像失去理智的野兽在雨中狂奔。

黑暗已缓慢地退去,黎明已至。

当司徒鸿站立在美鱼儿的房前时,已用短衣遮住自己的下身,带好了自己的行囊。

在紧闭的房门前,他突然又犹豫了,脑子里重又白茫茫的一片。

美鱼儿有早起的习惯,也许,他希望美鱼儿自己开门走出来。

可是,他呆立了很久,房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司徒鸿终于耐不住,拍了拍门。

门并没拴上,只是虚掩着的,当司徒鸿拍门时,门竟“吱”地一声开启。

“鱼儿!”他叫了声,没有回应,便悄悄地摸进房里。

房里的景象更使他大惊失色,东西摔了一地,到处都乱得怕人,没有一个地方是整齐的。

是遭到了浩劫?遇到了贼?

莫非伏虎庄的人又赶来了?

难道神农老妪一不做,二不休,对美鱼儿下了……

司徒鸿的脑子里,就像屋里一样得乱。他不敢再想下去!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和自己的事发生在一起。

看来,这场阴谋的受害者不仅是司徒鸿自己,还有美鱼儿。

司徒鸿料定了是神农老妪的杰作,眸子里也有了忧郁的光,继而,这种光芒变得凶狠而锐利。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猛然转过身,直奔神农老妪的卧室。

可是,司徒鸿竟忘了,楚玉红和神农老妪是同居一室的。

门开着，楚玉红就呆呆的坐在床上，也许已坐了很久。她的眼帘边还有泪痕。

看到司徒鸿，她突然变得惊喜。

“鸿哥哥，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刚才的一切立即烟消云散，楚玉红顾不得自己赤裸的身体，钻出棉被，迎向他。

迎接楚玉红的，除了司徒鸿痛苦的眸光，愤怒的斥责，还有响亮的耳光。

这一记耳光打得太凶、太狠，楚玉红感到自己的心都被震碎了。

她彻彻底底地清醒过来，以前的一切都是梦，这场梦已经过去，再不可能成为现实。

她跌坐到被子里，深陷的眼睛中闪着惊恐忧郁的目光。

司徒鸿似乎疯了，吼叫道：“你们……你们把美鱼儿怎样了？”

楚玉红愕然道：“美鱼儿，她怎样了？”

司徒鸿怒喝道：“你别装蒜了，我正在问你呢！”

也许，楚玉红和司徒鸿都是受害者，司徒鸿没有理由对楚玉红这样凶狠，更没有理由污辱和刺激她。

但为了美鱼儿，司徒鸿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话都可以说。

见楚玉红讶然不语，司徒鸿全然不顾地道：“你们太卑鄙了，简直不是人，是毒蛇，是恶狼！”

他说完，猛然拧过身，向门外冲去。

“鸿哥哥！”楚玉红披上衣服，顾不得被褥上的血迹，顾不得被他一耳光打后的抽搐，跳下床来。

司徒鸿在门楣前站住了。

是他意识到自己过份的举止？还是楚玉红的呼唤使他难以抉择？

难道他对楚玉红的羞辱还不够吗？楚玉红吓得几乎不敢近前。看来都不是，他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门外，犹如一只被激怒的豹子，准备随时拼杀。

就在这时，一个人走近了司徒鸿。

同样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掴在他的脸上，使他顿觉整个脸颊都火辣辣的。

神农老姬沉着脸，怒气不平地道：“你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还说别人卑鄙！”

空气如同冰雪一般地凝固了。

楚玉红惊诧莫名，脸色苍白。

司徒鸿虽然深觉自己有内疚和过份之处，但见不到美鱼儿，自然是心急如焚。

一肚子的怨气正无处可泄，在神农老姬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他不退反进。

这是神农老姬所未料到的。

她本来想给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下马威，然后再见机行事。

不料想，司徒鸿并没被她的下马威震住，反而更像狮子一样暴躁和狂怒。

“你……你想干什么？”她说着，向后退了半步。

司徒鸿不再开口，可是，行动分明已做了回答。

他突然用“龙凤呈祥”中最狠的招式，“蟠龙搅海”不顾一切地向神农老姬袭来。

手脚并进，分打上、中、下三路。

神农老姬断想不到司徒鸿敢对自己出手，欲取腰中绵带已是不及。

她鬼使神差，竟然用了并不娴熟的摧心掌手法。

她全然忘了，自己和觉远大师教司徒鸿与美鱼儿的“龙凤呈祥”正是对付摧心掌的。

三路不可全顾，她只能盘身急退。

一场误斗演变成了真杀。

司徒鸿一旦打出“龙凤呈祥”中的招式，便全身激奋，目露杀机。

他怒目中的神农老妪，也突然换成了另一个人——泣血神君。

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司徒鸿的每根神经都被调动起来。

他以超凡的力量，脱俗的招式，和神农老妪搅在了一起。

神农老妪的心里，有几分愧恨而不解。

神农老妪的招式，有几分保守而畏缩。

她苍白的脸顿时变得红紫，脸上也隐隐渗出了冷汗。

而司徒鸿呢？

从他的眼睛到他的每招每式，都带着深深的恨，都凝聚着无穷的力量。

在“龙凤呈祥”疾如狂风，快似闪电般的攻击下，司徒鸿竟然扑到了神农老妪的怀里。

他突然掐住了神农老妪的脖子。

任凭神农老妪怎样攻击，他的手却越掐越紧。

他是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的眸子里只有泣血神君。

“鸿哥哥，你快住手！”楚玉红也完完全全地吓呆了，瞪着双眼，不知如何是好。

神农老妪很快丧失一切反抗的能力。她的一双凸出的眼睛瞪着司徒鸿，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她能说什么呢？现实对她来说太残酷了，现在，有人要用她教的招式取她的生命，这又是怎样不幸的讽刺？

也许这就是命吧！或许是天意。

她艰难地吐出最后一口气后，整个心已飘飘荡荡，犹如风中细絮。

一口鲜血喷在司徒鸿的脸上，才使他从虚幻中回到现实。

他很快看清，面前已奄奄一息的人不是泣血神君，而是神农老妪。

他急快放开自己的双手，就像想挽回什么一样。

楚玉红也从惊怔中清醒，冲到师父面前，恐慌地大叫道：“师父，你

怎么了？”

一切都无以挽回，在这场戏剧性的冲突中，神农老妪也成了受害者。

此时，她的瞳孔已在放大。她最后一分记忆幻化成美丽的回忆
.....

那也是清晨，天刚刚亮。

一个英武的年轻人提剑直冲天神堂，那时，师父已在病中。

丁毓前去应敌。

两个年轻人的眸光刚触到一起，便再也没有战下去的勇气。

丁毓很快弄清楚，来人是個俠士，名叫余坤，因为师弟泣血神君强抢民女，无辜杀人，余坤特来天神堂讨个公道。

丁毓被他的侠胆义心深深地震撼了，虽然她要维护天神堂的尊严，虽然有很多话不便对余坤说，但她还是放了抢来的民女。

后来，他们频频接触，从相互敬慕到深深相爱。

泣血神君早对自己的师姐怀有歹意，于是想方设法从中作梗。

终于，为了救神武门掌门的两个孩子，余坤答应了泣血神君的无理要求，出家为僧。

丁毓苦恋了很久，后来才清楚这件事的真相。

那时，泣血神君深得师父宠爱，在天神堂已成气候。

无奈之下，丁毓来到荒无人烟的神农绝顶。

她几乎改变了自己的一切，但对余坤的那份爱，却一直默默地保存着。

她真的想等到灭天神堂的那一天。觉远已经答应了她，虽说出于无奈，但亦有难忘之情。

这夕阳恋看来是不能再继续了！

神农老妪似乎想用最后一口气说什么，可怜脖子已硬，再也不可能发出声音了。

“师父!”楚玉红嚎叫着。

她的眼前一片恐怖,一片苍白,一片死寂和黑暗。

师父怎么会死?她怎么会死在司徒鸿的手里?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偏偏发生了。

“师父,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呀!”

一阵凄楚的哀嚎之后,楚玉红蓦地站起身,一把抓住惊魂未定的司徒鸿,哭叫道:“是你杀死她的,你陪我的师父!”

司徒鸿的心,被楚玉红的哭叫声深深地震撼着。

他整个身心都在颤抖,在摇晃!

就算神农老姬真的杀了美鱼儿,自己也无心想她的命。

神农老姬毕竟是一片苦心,欲成全自己和楚玉红。

他不明白刚才为何会出现泣血神君的幻影,而这一切,对谁都无法说清。

此时,楚玉红满脸杀气怒道:“你杀了她,也只有死路一条!”

司徒鸿的心头“咚”地一震,随即垂下头,丧声道:“是的,你杀了我吧!”

楚玉红举起手,对着他的脑门,在落下的一刹,却又颤动了。

她已死了父母,死了兄长,现在又死了师父,怎么可能再失去唯一的亲人。

她现在已是他的人,是他的妻子,难道悲剧还要无休止的继续下去吗?

她怔了一会,突然又放开司徒鸿,从地上抱起神农老姬的尸体。

她痛苦地对司徒鸿泣道:“就算我放过你,觉远长老会放过你吗?你自己的良心会放过你吗?”

司徒鸿叹道:“我也不知为何,总想着对付泣血神君那个魔头,总想着为鱼儿报仇!”

楚玉红并不看他一眼,只抱着神农老姬的尸体向前走。

她一边走，一边默默地自语：“她为什么要杀美鱼儿？她也恨泣血神君，你们是她的希望，虽然她有心成全我们，但她绝不会杀鱼儿的，至少现在不会！”

也许楚玉红的话是对的，神农老姬没有理由现在就杀了美鱼儿。

那么，不是神农老姬，又会是谁呢？美鱼儿去了哪里？

在楚玉红埋葬神农老姬的整个过程中，司徒鸿都在想这个问题。

忽然，司徒鸿的神经猛地抽动了一下。

他又想起了伏虎庄的人，想起了简风流。

在那个漆黑的晚上，简风流曾在楚玉红的房里急寻和乱翻。

美鱼儿的房里也有翻箱倒柜的痕迹。

司徒鸿的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美鱼儿被简风流抓走了？

看来自己还不能死。他想到自己所负的重大责任。

于是，他语气凝重地对楚玉红道：“也许，我该走了！”

楚玉红冷冷地道：“难道这件事就这样了结吗？”

“不，等我找到美鱼儿，杀了泣血神君，我再来偿还这笔债的。”

“你要去天神堂？”

司徒鸿双目中迸射出可怕的光芒，道：“不，先去伏虎庄。”

楚玉红沉声道：“你认为美鱼儿在那里？”

司徒鸿默然点头。

楚玉红深沉地道：“也许，我们该等觉远长老回来。”

司徒鸿道：“只怕等不及了！”

不尽的爱恨！几分难舍！

他们就在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下，在神农老姬的坟前分手作别。

※ ※ ※

新月如钩，天冷似冰。

清冷的月光使夜风显得更加冷冽刺骨。

楚玉红的心同样的冰冷。

现在，庄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要等觉远长老回来。

孤灯残烛，她突然有了孤寂和畏惧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她凄苦的心隐隐发毛。

她的脑子里不停地变换着父母、兄长、铁凌风、神农老妪死前的惨景。

一幕幕，那样惨不忍睹，却又那样刻骨铭心。

伏虎庄的人几番前来，他们要找什么？当真自己从古墓里带出了武功秘笈？

她又从床头取出那把绿润晶莹的翡翠雕扇来，紧紧地握在怀里。

一幅普通的山水雕画，几乎没有一个字。

她默默地摇着头，又继续胡思乱想着什么。

突然，一阵狂风破隙而入，吹熄了桌上的灯，屋里，刹时变得一片漆黑。

楚玉红吓得几乎惊叫起来，心境立即变得似漆黑的夜一样，浸透了不安和恐惧。

她慌乱中，急忙去点灯。

回首之际，她看到了窗台前有一个可怕的面孔。

那不是师父的面孔吗？

楚玉红瘫倒在床上，不敢窥视那深沉而冷傲，端庄雅重的脸。

此时，她听清了神农老妪的声音：“玉红，快开门，我有话对你说！”

果然是神农老妪的魂魄，莫非她死了也忘不了自己吗？

莫非是她死得太屈，太惨，自己不能为她报仇雪恨，放走了司徒鸿？

楚玉红心里怦然直跳。

窗外又传来神农老妪的说话声。

“玉红，我去了，唯一一件事使我放心不下，所以师父要来问问你！”

楚玉红的心似被利剑刺中，痛得全身都在不停地颤抖。

她的心陡然涌起一阵感激。师父已经死了，竟然还放心不下自己，关心着自己，而并非因为自己放了司徒鸿。

楚玉红突然不再畏惧，而是将目光迎向窗台。

她流着泪，颤声道：“师父，你想问徒儿什么？”

神农老妪痛楚地道：“我死后，恐怕天神堂和伏虎庄的人会找你算帐。”

“他们为何不放过我？”

“自你从古墓出来后，就像惹了横祸，总有不散的阴魂缠着你。”

“是的，他们怀疑我得到了‘武功秘笈’。”

神农老妪默然片刻，道：“玉红，你是否真的得到了它。”

楚玉红沉吟道：“没有，真的没有！”

屋内外陷入一片沉默。

只有风的咆哮和雨的狂泼声。

良久，神农老妪又道：“那么，你是否从古墓里带出了什么东西？”

“我只带出一把翡翠雕扇！”

“为了这把扇子，他们还会来缠你。”

“师父，那我该怎么办？”

“那你就把这柄扇子交给我，让师父把它带到阴间去吧！”

楚玉红的脸抽搐了几下。她虽有几分不舍，还是依言拿着雕扇，走近窗台。

就在这时，一道电光闪过。

楚玉红看到了一双精芒大进，满是渴望的眼睛。

这绝不是师父的眼睛！

就是神农老妪死了，眸光也不会变成这样！

楚玉红急忙退回到床前，握紧神农老妪留下的利剑，怒喝道：“什么人，竟敢冒充师父的魂灵？”

窗外没有回音。

楚玉红还想说什么，但是短暂的沉默之后，已有一个身影，挟着风雨，连着窗扉扑了进来。

灯光照亮了一张姣好的脸庞，这面孔已不再是神农老妪，而是金鱼魔尼。

伏虎庄的人果然又来了。

楚玉红相信，那黑暗中肯定还有简云月和简风流。

他们竟然冒死再闯太平庄，说明自己身边的这把雕扇，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莫非这其中真的隐有武功秘笈吗？

楚玉红的双手同时握紧了剑和雕扇。

她已暗下决心，就是一死，也绝不能将雕扇落入伏虎庄和天神堂的手里。

楚玉红正思忖间，又是“轰”的一声巨响。

不是雷声，是撞门声。

门倒人进，简云月和简风流披着一身风雨，也冲进屋子里。

三人形成围剿之势，逼向楚玉红。

同时逼向她的，还有三把泛着冷光的利剑和三双冷酷的眸子。

面对如此紧迫的气势，楚玉红却平静了。

她瞪着金鱼魔尼道：“我想今夜鬼气不断，原来是你这个妖尼在作怪！”

金鱼魔尼不知羞耻地道：“我已是伏虎庄未来的少夫人，自当为伏虎庄尽心出力。”

楚玉红听罢嘲笑道：“伏虎庄的少夫人，竟然是一个出家人，少庄主果然一代风流。”